

偵探
小說

秘室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六版



分售處

譯者 鹽城 淦銘 溥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上海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中華書局

北京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中 華 書 局

燕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偵探秘室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偵 探 小 說

秘 室 提 要

是書叙日本高輪子爵以紳士而爲盜魁其祕密機關不在空中即在地下劫人掠財來去無跡其地中祕密室低於海面一二萬尺被拘於室中者必無生理其中如壓榨室如無空氣室如毒蛇之窖如妖巫之窟慘酷怪誕爲意想所未到其防守亦異常週密卒經博士櫛田茂偵探長後藤先後身歷其間相與定計破其巢穴後藤以此得名而博士已身爲之殉矣

Sung
Soul
Sheng

偵探
小說
祕室

鹽城淦銘溥譯

第一章

空中……空中……着羽毛之翼。遨翱於數萬呎上。此爲航空術之先河。以故雲際霄漢間。常有開設場所之希望。於是發明飛行機。飛行船。昔者地球南北極之探險。卽視爲奇事。而今有空中盜術發見矣。空中盜術維何。卽空中惡魔團是也。空中惡魔團。非理論家想像之談。徒爲言笑上添談柄。新聞上增材料而已。確由實際上偵悉其殘忍酷虐之罪狀。敏捷神奇之技能。其根據地。至高空五萬呎上。普通飛行機。不能追蹤逐跡。普通顯微鏡。不能窺見底蘊。怪矣哉。空中惡魔團也。其團中數百人。皆乘飛行艇。橫行空際。攫取貨幣。又利用科學的盜術。潛入富邸豪宅。掠奪無量數之金錢財帛。或美婦人與美少年。寄諸

空中未幾有殲滅惡魔團之科學家出。彼於警察無密切之關係。對於人事亦淡寞。惟專攻理學。平生最得意者。爲高空之研究。其人卽青年紳士中之博士。櫻田茂是也。博士年三十八歲。尙未娶。其牛込矢來町之宅。有一老僕曰杜助。一童子曰正木薰。以供灑掃。宅之旁有中央氣象臺。其上二百呎之空中。置一空中研究所。以備研究關於高空之新理想。博士嘗有將來之推測。以爲世變愈幻。人必捨地上而移住空中。空中利用之範圍。當在地上一萬呎以下。過茲以上。空氣稀薄。吾人不能居矣。地上五六萬呎之高空。必有怪動物出沒於其間。吾等朝夕置身於空中。不可不細心考索。以廣世外無窮聞見。以建古來未有之事業。

一日天氣晴美。雲光作青藍色。適來一異服老人訪博士於空中研究所。蓋博士設研究所於空中。以謝俗人。並囑童子正木薰。凡來訪者。毋庸入報。童子見門首拱立一老人。乃作謝絕之詞。孰意固辭不獲。老人拱立不去。目光閃閃。由

懷中取出紙片一枚。持鉛筆書數字以付之。童子握片紙排闥直入。博士見紙片惟一三字。乃低首徘徊於書几之側。沉思良久。曰三……三……是何謎語。三時耶。三度耶。沈吟久之。乃呼童子延老人入。童乘間密詢老人三字命意所在。亦有特別之見解耶。老人含笑逕入書齋。

博士以銳利之眼光。激射老人曰。君非鷺山大三乎。老人遽爾驚曰。是余名鷺山。先生何以識之耶。博士啓齒微笑曰。爾前以手帖付余。此中三之關係。是汝等於數年前。曾與空中惡魔團有若何之交涉乎。老人低首迴思者再。答曰。余已棄此惡業矣。二三日。前余最親愛之婦人。遽爾殞命。余此時痛改前非。願於博士之前。懺悔往昔之罪。

博士曰。汝之罪惡。余悉知之。但此地無牧師。無警察吏。與吾輩有何關係。而欲行悔罪之式乎。余最初所聞者。惡魔團之事實。故特問汝。汝非卽惡魔團之主人耶。

老人聞言。遽失常態。手足耳目。若無所措。

博士曰。世界之惡魔團。現猶居於高空。爾胡獨至人間耶。

此時老人手足顫動。若被人發其隱微者。須臾窗櫺肅靜。寂然無聲。電光回射。老人之口。忽爾不動。呆若木石。全失感覺。

其時無線電話。唧唧作聲。直達於博士。耳膜。其言曰。

博士……三……祕密。君已洞悉。惟今以後。吾儕均大覺悟。頓改舊時態度。從前嘗用電殺機殺掠世人。亦嘗思弄及君。今以身命付諸君前。悔莫及矣。今在光線中。將來癩病之患。已不堪其苦。乞毋動電機。以全身命。

博士聞言後。仍按電機運轉。并監視大三之死骸。

博士以大三死骸。置於面前。作今後種種之計畫。以彼等應用之武器。所可懼者有二。須研究之。第一爲電殺機。係殺人機械。彼等由地面之五六萬呎（五六里）上。放射其電殺機。所蓄積最強力之電流。其電流激射。一往無垠。除不

能傳電物能避其激射外。無論如何保護物。皆能穿入。無可抵禦。凡物一爲電殺機所睥睨。有死而已。故惡魔團之對抗策。第一須防禦電殺機之電流。第二爲惡魔根據地。彼等居五萬呎之高空。高空上至五萬呎。距地面最遠。當時最大飛行船。僅能載七八十噸。如容量較小之飛行船。突破氣流。以達於真空。更覺爲難。又況途中與種種怪物相遇。苦鬪惡戰。繼續進行。當時最大多數學者。僉謂高空無生物。而世界天文學最精之樞田博士。獨以高空中有種種生物。可以生息。最少一萬呎以上。四萬呎以下之空中。當有種種不可思議之怪物。居於其間。由學理上可以證明之。對於此等怪物之抵禦。愈考究此問題。愈費解。須集全世界之智識最高之學者研究之。雖博士之大頭顱。其腦筋尙爲此問題所混亂。

其時自働鐘鳴數下。卽寂然無聲。

第二章

鐘鳴頓歇。未幾桌上電話附着之玻璃球。漸變赤色。不速之客紛至沓來。咸集於來賓室中。博士實驗室中自動報知器。此時亦變色。蓋自動報知器與玻璃球。有靈妙神速之機關。凡賓室中來客所立之體量。及其地被踏之重量。玻璃球上。皆以種種之變色表示之。未幾桌上電話簌簌作聲。博士呼薰童問曰。客室中誰爲特別之訪謁乎。薰童曰。警視總監來此已數分鐘。近休息於第十號室。博士迺取事件豫測機。展而視之。見長針示十五。短針示八。十五者大兇之數。顯示殺傷事件。短針八者。顯示國家有機要事件。迺急携二三種參考書。踰跟入第十號室。遙見總監憑几危坐。著輝煌之制服。胸際佩一等勳章。甚燦爛。照耀人目。橫瞳而視。睥睨室之一隅。若有費索難解之思案。莫可決者。博士逕向前行。一握手禮。曰。大駕辱臨。非有重大事件乎。總監卽呈憂戚之容。答曰。近出一空前之大案。昨夜東京市民。失去二百三十五人。國立銀行大金庫中。失去二億六千萬元金幣。此事何去何來。莫可探悉。語次。頓形惶急之容。博士聞

之持其冷靜態度。猝爾問曰。畿輔防禦異常嚴密。何以亦有此意外之變。究有證據遺留否。總監搖首者四。答曰。否。否。人民與金幣如雲散烟消。既不留形跡。亦無涓滴之流血。博士驚愕失色曰。此盜術純用科學的新法。且其居留想不在人間也。總監曰。彼且攫去許多美婦人。美少年。其中亦有上流社會人。如花房公爵女公子。松岡伯爵夫人。均爲所盜去。豈非咄咄怪事。博士曰。昨夜究見何物。又聞有何聲乎。總監曰。未嘗注意。今於五里霧中。可資參考者。惟有土手三番町有三犬。爲彼所殺耳。博士以其要領。筆之於書。輒異曰。此非鼠竊狗偷之盜賊。所得望其項背。一夕之久。盜取多種人物。厥後亦不留纖毫之形迹。其必爲智識統一之大團體。用最精巧之機械。以行盜竊者也。總監曰。僕疑此案。恐出自高空惡魔團所爲。博士曰。此中有不可思議者。從來惡魔團全滅人道。無論何事皆殘忍酷虐。今獨無之。或者出自偶然。亦未可知。但殺死三犬留於別處。此中意旨大可尋索。總監曰。無已。一切之判斷。請君任之。吾願贊助。

輔理一切。以待此事之解決也。吾輩奉職警廳。三十三年。尙未有如此之奇事。此案實出意外。全由吾輩不敏健所致。夫復何尤。此實爲世界第一之大疑案。尙乞博士憐而教之。語次。總監面色如灰。現一種虛謙慘澹之容。若具有無限悲觀者。

博士堅握總監手。婉言慰藉之曰。閣下少安。毋躁。櫻田旣長居此間。必將彼賊探出。請君觀之。總監聞言。不禁雀躍曰。敬謝盛意。此事件之有關係者。憑君便宜行之。巡查隊偵探隊。不待僕之命令。任君隨意調遣。至費用幾何。警視廳之機密費。尙存二百三十萬圓。如不足。則申請於內務大臣。由國庫支取若干。以供使用。語極謙虛。若有仰人生活之慨。博士沉思良久曰。旣如此。當先從檢視着手。須赴被盜處一查察之。總監曰。吾輩同往何如。遂以電話傳意偵探長。言將臨檢焉。

總監呼偵探長曰。余今與櫻田博士。臨被盜處檢視一切。汝傳命令麴町署之。

巡卒。至附近場所。嚴重警戒。被盜處之物。慎毋移動。以備檢查。汝其注意。電話既終。警視總監與檉田博士携手偕行。乘戶旁準備之空中自働車。疾馳而往。此處距東京僅百呎耳。約五六秒鐘。即達丸內之警視廳。至此乃捨空中自働車。換乘普通自働車。更隨從丸岡偵探長及巡卒五六名。逕向銀座之國立銀行而來。此銀行爲東京有名建築物。巍巍直立。高出雲霄。莊嚴燦爛。莫可名狀。秉承總監之命。數百名巡卒。環列門前。警視一切。衝要之衢。禁禦行人。頗有命令戒嚴之狀。巡卒遙見總監之自働車。率拔劍示敬。總監與博士偵探長。徐從行長之辦公室。步大理石台階而下。距台階遠二百呎。有輝煌之電燈光。閃入華豔美麗之地下室。地下室宜設於幽潛黑暗之場所。而何以華麗若是也。是又出人意外。其華室之一爲舞蹈室。裝飾金銀。疊層五十。其室之中央。有聳如山立之大金庫在焉。其總重量爲二千五百噸。以金與鋼鐵及不可思議之無名金屬。混和而鑄造之。其堅牢不可比例。雖現世所用至堅之刀物。及最強之

藥品亦不能破損其纖毫。金庫之扉由八重而成。每三所將錠束於其上。以牢固之。更於每處有環連結之。但不如A B之簡短記號。而載以菲布留愷西亞之古詩或聖書。但無此種文句之環列者。則非開啓之處。又有守扉者七人。各具一鍵。開扉時。先用各人之鍵。順次開鍵。後再向行長前。請取最後之鍵。此扉乃啓。此庫防禦既如此嚴密。如此慎重。且堅牢無比。宜無意外之虞。乃庫中收藏之金。無形消滅。既未開扉。又未破壞一瓦一石。而遽損失二億六千萬圓之巨款。實屬奇奇怪怪。令人不解。

博士請行長呼是夜之當值者。細問當時情形。當值每晚更換一次。其夜當值者爲松川忠四郎。行員中之機警靈敏者也。又驅幹碩犬。勇力過人。耐勤勞。善巡視。博士乃一一問之。以資研究。曰。老人。余將有問於汝。汝其直言毋諱。老人聞言。面色慘淡。現一種憂慄畏懼之容。曰。據情直述。是無可隱。博士曰。汝昨夜寢於大金庫之前乎。老人曰。昨夜吾當值。臥於距大金庫三尺處。博士曰。汝何

時熟睡乎。老人曰。因讀小說。故遲至鐘鳴一下。博士汝夜中見何物。聞何聲乎。老人曰。全未聞見。惟昨夜有一怪異之夢。博士曰。何所夢。老人曰。夢一大蜘蛛。落於吾胸際。瑟瑟作聲。吾此時若欲言不能成聲。手足如束縛。失自動力。悶塞者久之。博士聞語至此。低首徘徊。若有尋繹玩索之態。猝問曰。今日何時起乎。老人曰。因昨夜遲睡。故七時半初醒。博士曰。汝早起時。金庫旁有何變異乎。老人曰。未特別留意。博士曰。大金失去。何以知之乎。行長從旁代答曰。國立銀行中。每日午前八時。當值者與守庫人。密啓庫扉。檢查儲金。今循例不意此二億六千萬圓。前夜甫收入者。今忽失去。博士首肯者再。若已解悟者。博士曰。須內部之檢查。請開扉。

行長呼守庫者七人。一一使之開扉。其莊嚴牢固之概。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其最後之扉。用厚六寸之純金板製成之。光輝燦耀。觀者目眩。行長待彼等將祕密總機關門啓之後。乃由懷中取出純金鍵。插入大亞文持之鍵穴。三四回迴。

轉之。寂然無聲。而純金之扉開矣。

扉既啓。櫛田博士從行長後。咋舌噤聲。望而氣餒。雖平時最沈毅最勇敢之總監亦退五六步。彼等如是驚愕無措。究於大金庫中發見如何怪物。此亦一大問題。

第三章

金庫中見有一華艷秀麗之美人首。血液猶淋。鬢髮宛在。博士此時之態度。漸歸冷靜。乃持美人首至偵探長前。低聲問曰。此莫非松岡伯爵夫人之首耶。偵探長往復尋視曰。僕亦確認為松岡伯爵夫人之首。博士憤慨之色。溢於眉際。曰。何物惡魔團。真堪切齒。有何遺恨而如此殘酷耶。吾等初嘗稱揚其盜術文明。何意滅絕人道。竟至於此。總監。僕寧犧牲一切。爲爾殲除此惡魔。不與共戴天。日總監亦具無限悲觀。慨美人之斷首。憤惡魔之凶狠。意在滅此朝食。乃呼曰。博士亦思努力爲之否。失踪之事。須先赴花房公爵邸檢視一切。再以警官

之報告書爲參考材料。遂傳命巡卒。遮斷銀行附近行人。更驅自働車直向番町之花房公爵邸而行。此處亦有數十名巡卒。環立如堵。嚴密異常。總監至則闖人持刺入曰。警視總監來矣。公爵臥病牀褥間。不堪起坐。徐囑老執事代表。并作招待。總監乃低聲向曰。此事樞田理學博士一一任之。徵集此事端緒。以供博士參考。故來此查察昨夜之狀況。請明示之。執事憂容滿面。頗難爲辭。強自言曰。昨夜事出倉猝。老夫積六七十之經驗。未見有如此奇幻者。吾當呼貴夫人之侍女花子來述種切。乃以室內電話呼花子。花子形孱瘦。面青白色。以青巾押髮。似含一種幽鬱慘淡之慨。既至。老人曰。爾以昨夜之事悉述於大官之前。其母有所遺漏。老人言未已。博士乃作極簡單之語曰。昨夜夫人何時就寢乎。花子曰。昨夜九時尙聞其讀書。就寢想至九時半。博士曰。有客來否。花子曰。夜深誰來。博士曰。夜深赴便所耶。花子曰。否。十二時頃。只聞其呻吟牀褥間。就近觀察之。見其氣色倉皇。唇齒顫動。令人可駭。博士聞言。乃探索其理由。

遂問曰。有何等奇異之夢耶。花子曰。夜二時頃。余赴便所。行歸寢室。見有青白之光。來自空際。神氣昏惑。但不知此光與此凶變。有何密切之關係也。花子語次。觸境生悲。珠淚盈盈。不覺流至腮部。博士總監睹花子嬌容慘澹。亦不禁悲從中來。均以極溫和極憐愛之言慰藉之。博士又問曰。夫人不在寢室。何時發覺乎。花子曰。七時半。博士曰。誰最初見之。花子曰。夫人平日七時起身。今日七時不聞動靜。於是婢子由窗穴窺探。乃見枕藉依然。惟夫人失去。不覺惶駭無措。博士以其所道者一一筆之於書。推測至再曰。我知之矣。夫人寢室內有何變耶。於是偕花子同赴寢室。覘視之。寢室爲花房公爵夫人之臥所。中藏世襲財產一億五千萬圓。尤爲東京之交際中心點。室中裝設陳設。概仿西洋之式。華麗罕與比倫。室間白石地面上。蔽緋色毛氈。其正面（南向）裝設一高四尺寬丈餘之新式衣鏡。其前置一瑪瑙化粧台。化粧台東西兩旁。羅列化粧品多種。室之中央置圓形桌上。設滿嵌綠寶石之大花瓶。中供紅白薔薇花。花香濃